

名 家 解 读 红 楼 梦

探秘集

周思源 论红楼梦

近十年来，有人已经多次宣称

红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没有进展，甚至说红学气数已尽，理由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研究红学的一些人已经去干别的了。

我不认为有些「大师」不干了，红学就完了，或者快完了。

我倒是相信冯其庸先生的话：「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探
秘
集

周思源
论红楼梦

周思源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秘集：周思源论红楼梦/周思源著.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11

(名家解读红楼梦)

ISBN 7-5039-2883-2

I. 探… II. 周… III. 《红楼梦》研究-文集

IV. I207.4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2585 号

探秘集——周思源论红楼梦

名家解读红楼梦

著 者 周思源

责任编辑 陶 玮

责任校对 李惠琴

封面设计 海 洋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5.625

字 数 35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883-2/I·1314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前言

熟悉我的人，包括有些读者，都听说过我研究《红楼梦》是如何“误入‘其’途”的。在很长时间内，甚至到1990年下半年我已经加入了中国红楼梦学会，仍然对《红楼梦》与红学缺乏足够的热情，连《红楼梦学刊》都没有订。1990年代初，每逢有人说“你是研究《红楼梦》的”，我总要立即否认，声明“我是搞现当代文艺研究的”。而且早在评上副教授时我就开始写语言学与语言教学的论文——因为我工作的是“语言”学院，我教的是高级汉语。“搞《红楼梦》和语言教学有什么关系？”一句话就可以把我毙掉——目标是超过评教授需要的五篇。到1993年我已经达到这个目标，还有三十几篇文学、美学的文章。谁知1993年评正高级职称的规定又改了，光有论文不行了，非有“专著”不可。至于什么样的书才算“专著”，那只有天知道。结果我被斩立决。这下子我终于明白了“专著”的极端重要性。我搜检了一下自己的成果，发现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变成“专著”并且出版可能性较大的只有研究《红楼梦》的一些文章，于是我

立即决定在已经发表的十一篇红学论文近十万字的基础上尽快弄成一本书，赶在 1994 年 6 月评职称之前出版，这就是 1994 年 5 月问世的《红楼梦魅力探秘》（文化艺术出版社，以下简称《探秘》）。我还多了一个心眼，全书十二章的最后一章是“高度发达的人物话语”，这可不是纯红学，研究的是语言，而且是和语言教学关系最密切的话语分析！所以我搞红学不但出道晚，起点低，成果少，而且动机严重不纯，实在是应该作深刻检讨的。

《探秘》出版以后，由于红学界师友们的厚爱和鼓励，我这才下决心多花一些时间治红。但是 1996 年以后由于工作需要，我的教学与研究重点转向了中国文化史。除了中间有两三年对涉及《红楼梦》创作方法的问题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后来弄成《红楼梦创作方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8 年出版，以下简称《方法论》）一书外，我对《红楼梦》一直缺乏系统的深入研究。从 1999 年起，我先后应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八频道、原西部频道（今“社会与法”十二频道）和科教十频道、国际四频道之邀，点评由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主要是《红楼梦》，对其思想艺术尤其是人物方面作了一些探索。不过基本上是接受任务才弄，现炒现卖，从没有长远计划。我之所以提这段往事，是想说明，研究《红楼梦》对我来说，一直是业余的业余，几乎始终没有成为重点。由于我经历曲折，杂七杂八什么都弄一点，有些纯粹是被迫的，很少刻意为之。不过有一点我十分清醒，从写第一篇红学论文起，我就主要不是研究“曹雪芹写了些什么”，而是主要围绕着“曹雪芹是怎么写的，他为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这个中心研究《红楼梦》。简而言之，我着重从创

作角度研究。

这部《探秘集——周思源论红楼梦》，收入了《探秘》和一些论文与几篇讲稿。这次出版前我曾考虑过对于《探秘》和那些文章是否要作一些修改，最终决定除了个别错字，观点、文字一律不改。由于当时学术界还没有进行关于学术规范的大讨论，所以《探秘》的注释很少，也没有对同一问题前人的研究作系统评述。不作修改，保持原貌，有些论述今天看来似乎显得简单、粗糙了一些，甚至可能错误低级得可笑，不过倒便于保持那个时代红学界的一点风貌，也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期我的研究状况。如果修改了，就成为21世纪初的东西，反而不真实了。

从学术规范与理论体系的角度考察，《探秘》不如《方法论》；但从理论潜力看，《探秘》大大超过《方法论》。《方法论》的基本思想以及我对许多人物的见解在《探秘》中已基本形成。我对于《红楼梦》的高浓度、“受享”主题、悲剧观、性意识、人物关系引力场等问题的研究，都是在《探秘》中提出来的。

这次与《探秘》一起收入集子的《长篇创作与“浓度”的提高》（《文学评论家》1991年3月），是在我的第一篇红学论文《论红楼梦的浓度》（《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3辑）的基础上对当代长篇小说提出的一些批评。其中的有些观点在后来的论文或《探秘》和《方法论》中有所展开，但是从《红楼梦》的角度来观照当代长篇小说，仍然有它的独立价值。《从哈姆雷特到贾宝玉到阿Q》（《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11月），对三位世界顶尖级文学家莎士比亚、曹雪芹和鲁迅的代表作的三个艺术典型哈姆雷特、贾宝玉、阿Q，作了

一点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是我在学术研究中十分喜欢用的一种方法。开展比较研究是进一步拓宽红学研究路子的一个重要方面。

“康乾盛世”这个提法早就已经出现，二百年来几乎没有人反对，无非是评价极高与较高之别而已，只有个别历史学家持批评或保留的态度。在研究《红楼梦》之前，我也从未怀疑“康乾盛世”说。但是曹雪芹反复强调当时已处于“末世”，引起了我的注意。尤其是1996年我转入中国文化史研究后，使我在重新审视清史的众多史料时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切入，并最终改变了我的清史观，尤其是彻底改变了我对所谓“康乾盛世”说的态度，而且还影响到我对中国文化史上其他一些历史现象的看法。而这种改变又反过来促进了我对《红楼梦》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质疑康乾“盛世”说》（《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冬之卷》）是这个问题的第二篇论文，由于篇幅比第一篇在报纸上发表的多一倍半，而且补充了一些新的论点和论据，所以将它收入。

《评新编越剧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3辑）和《重拍电视剧红楼梦刍议》（《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2辑）两篇文章，都与《红楼梦》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有关。越剧《红楼梦》在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两次改编都取得了很大成功，除了编、导、演、职人员的巨大努力外，其中一个原因是观众对以戏剧形式出现的期待值和以影视形式出现的期待值很不一样。因此相对来说改编成戏曲比较容易获得成功。1987年版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虽然存在着一些缺点，尤其是后六集；但是全剧三十六集整体上能够达到这么高的水平，实在难能可贵，已经成为一部不朽之作，即使

称之为经典也不为过。从 90 年代后期起电视艺术界就一直在酝酿和筹备重拍，我也有幸参加过策划会与剧本评审。我深感，最重要的还是要正确理解《红楼梦》本身，在此基础上下大力气写好剧本。没有一个好本子，不论怎么努力，不论导演多么杰出，演员阵容多么强大，拍得多么豪华，也注定会失败。

《从环境与人物的非典型因素深入研究〈红楼梦〉》（《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4 年第 6 期）一文，是我递交给 2004 年扬州红楼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并在大会发言。典型论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对中国文艺界影响特别巨大的文艺理论之一，它确实具有极其强大的学术生命力。但是我在红学研究中越来越感到光是从典型论出发不能完全地解释《红楼梦》的许多艺术现象，因此从非典型的角度作了一些探索。希望它能够抛砖引玉。

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三篇文章也都是受红学研究的影响写出来的。我对这三部名著缺乏深入的研究，只是由于这些年来涉足红学之故，有时候需要作一点比较研究，而且也是从创作论的角度切入，于是有了一些体会而已。2002 年至 2005 年中国现代文学馆邀请了北京一些研究古代小说的专家——大部分都是红学会成员，为每一本书作系列报告，我也每次应邀讲一个专题。我就将自己在红学研究中常用的创作理论、文艺心理学和比较法、统计法、案例分析法等用上。因此这三篇文章具有明显的讲稿风格。也因为有了这样一段经历，我感到，中文系大学生应该对《红楼梦》与红学下一点功夫。因为红学已经研究得相当深入，了解红学的进展，可以掌握许多研究方法与一般规律，

是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一条捷径。

虽然 20 世纪刚刚过去不到五年，论述 20 世纪红学史的专著已经有好几部了。我的看法与一些学者不尽相同，甚至分歧很大。我认为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之为“胡适、俞平伯时期”，这种划分与方家差不多，区别可能在于别人称之为“新红学时期”而我以人名名之。第二个阶段宜称之为“毛泽东、李希凡时期”。我一直认为毛泽东是一位特殊的红学家，他对《红楼梦》的话不多，但在当年确实是“一句顶一万句”，20 世纪 50 年代和 70 年代两次席卷全国的评红运动都是他一手弄起来的。尽管他关于《红楼梦》的大部分言论现在大概没有几个人赞成了，但正是由于他对《红楼梦》情有独钟，运动来运动去，《红楼梦》才会如此普及。红学虽然因此走过两次大弯路，但是却使数不清的人熟悉了《红楼梦》和红学。不把他对红学的这种特殊作用估计进去是不合适的。至于第三个时期，是从粉碎“四人帮”以后至今，我称之为“春秋战国时期”。不过和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有两个不同：一是当时不论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更不必说那许多小诸侯，上面都还有个周天子在，尽管周天子无权无势，可他毕竟是天子，起码具有无可争议的至高无上的象征意义。而现在的红学界虽然诸侯林立，有大有小，却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天子。二是历史上的战国最后被秦始皇统一天下，而如今的红学界永远不会出现这种情形，诸侯纷争的局面将永远继续下去，这也正是《红楼梦》魅力无穷之处。

近十年来，有人已经多次宣称红学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没有进展，甚至说红学气数已尽，理由是 20 世纪 70

【前言】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期研究红学的一些人已经去干别的了。我不认为有些“大师”不干了，红学就完了，或者快完了。我倒相信冯其庸先生的话：“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

周思源

2005 年 10 月 22 日于

北京语言大学三间屋

迟识红楼，误堕红海

（自序）

我很早就接触《红楼梦》，但很迟才认识《红楼梦》。现在回想起来，之所以事隔三十年才重新发现《红楼梦》，恐怕就是因为接触太早之故。

20 世纪 50 年代初我跨入初中大门不久，便囫圇吞枣地将《红楼梦》扫了一遍。当时使我更感兴趣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甚至是《三侠五义》之类。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第二年，我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被分入文学专业现代文学专门化。其时正批判“厚古薄今”，又忙于捡废铁、盖新楼、割水稻、批判“修正主义”文艺理论，因此当小高炉熄火之后，同学们纷纷从当时新落成的堪称全国大学之最佳的图书馆狼吞虎咽地饕餮各种书籍，以找回失去的时光。我也一样，但就是没有再读《红楼梦》。因为我觉得主要情节、人物都还记得。看过了，就以为懂了。

直到 70 年代末，我和另一个年轻人应一位戏剧界的前辈之邀，共同将《红楼梦》改编成电视连续剧时，我才开始认

真重读。读后的第一个收获就是，至少我的才能根本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又听说当时好几位名家也都在改编，于是此事便不了了之。

但从此便有一个问题一直梦魇般地萦绕于我心中：为什么《红楼梦》这么经得起反复阅读、长期研究？其无与伦比的巨大艺术魅力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不过当时我并没有将它作为一个红学问题来研究，而是作为一个美学问题在思考。我之所以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通过这一研究能对当今小说创作，主要是长篇创作起一点推动作用。

长篇小说通常被认为是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学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世界各国最重要的文学奖，如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苏联的列宁文学奖等，主要评奖体裁也都是长篇小说。在我国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的这十几年里，长篇小说创作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1977年出版五十七部，1980年突破百部大关，1985年又翻了一番，1986年竟多达三百一十七部。而1949—1976年间出版长篇小说最多的1959年才出了三十二部。据统计，1977—1986年的十年中共出版长篇小说一千四百一十三部。^①时至今日，总数恐怕已超过三千。在这数以千计的作品中，究竟能有多少部称得上是思想上艺术上均属上乘的呢？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共十六部，进入复选的还有大约四十多部，加上其他一些得到读者与批评家公认的佳作，总数约有一百部，约占百分之三左右，应当说已相当可观。它反映了十几年来我国文学

① 据孙武臣《长篇小说发展论》附录，其中有少数为重版书，有的多卷本分几次出版算几部。

创作上长足的进步。无论是在题材的拓宽、主题的开掘、内蕴的丰厚，还是在手法的多样、艺术思维的多向、艺术典型的多彩、生动与深刻、小说语言的提炼与革新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我认为，这十几年来长篇小说创作无论是总体成就、单部水平，还是艺术典型的数量与质量，都已超过了30年代和五六十年代。

但是当我们从文学研究而非一般阅读的角度来审视这些卷帙浩繁的作品时，总不免有些感叹：我们至今似乎还很难找到几部小说经得起多次的品味式精读和反复的解剖式研究。有些作品初读时印象不错，亦颇有几处激动人心，但读第二遍时就兴味大减，甚至有的被认为是非常优秀的“史诗性”作品，当评论的高潮退落之后，连有的评论家自己也感到赠之有愧，因为其中并没有很多经得起反复研究和令人经久回味的东西。有的虽然体制宏大，涉及到重大历史事件和众多历史人物，但写得粗糙冗长，令人望而生畏，难以终卷，更不敢重读。有的在当时确为上乘之作，各种赞美与荣誉受之无愧，但时过三年五载，人们忽然发现，原来的那座高峰其实不过是登山旅途中一座较高的山峰而已。人们在山下看到它那高耸云天的身影，其实只是由于它的相对高度较高。而当人们置身高处，便会发现它的绝对高度并不很高。也就是说，有的作品由于当时在题材、主题等方面用他人所未用、言他人所未言，具有某些创造和突破。这些在当时具有很高的相对价值。但从作品的结构章法、情节安排、细节运用、典型塑造、语言提炼乃至主题的深入开掘等方面来看，都还不尽如人意。因而作品的总体绝对价值并不很高。当这些题材、主题或写法为人们所习用甚至已超过它时，即人们已登

上比这座山更高的山巅，那时它的相对高度就大大降低，甚至已在“一览众山小”之列，主要是具有文学史意义了。这样的相对价值高而绝对价值不高或不很高的现象，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事实上许多文学作品千百年来人们争相传诵，历久不衰，正因为其绝对价值高。相反，有的作品当初曾轰动于一时，后来却几乎湮没无闻，只为少数研究家所知。也有的作品当时并无很大影响，但由于其绝对价值高，终于为后人发现并得以肯定和广为流传。当今长篇小说所缺乏的就是绝对价值很高的精品。

正像航空发展史上 20 世纪 40 年代，由于螺旋式改为喷气式，突破了“音障”，促使飞机制造发生了一场革命一样，当代我国长篇小说创作也面临着突破自己的“音障”。如果认识并跨越了这一障碍，那么长篇小说创作乃至整个文学创作都将跃上一个高高的新台阶，小说精品，真正经得起时光磨洗的史诗性杰作，就会源源出现。

这个“音障”就是大大提高文学作品的浓度。

于是我就写了一篇题为《论红楼梦的浓度》^① 的论文。其时正值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播映，我边读小说边看电视，又想到了一些问题，写了几篇文章。1990 年春夏之交，北京电影制片厂在新摄制的六部八集艺术巨片《红楼梦》全部公映前，邀请部分首都评论家、红学家及报刊记者约三十人，举行了三天的看片、座谈。我的老同学、红学家丁维忠（丁淦）是影片顾问之一，经他介绍，我也应邀与会。第三天下午我发言时，北影老厂长汪洋大概看出大家都不认识我，而我是丁维忠介绍来的，便在我自报家门时大声说了一句

^① 发表于《红楼梦学刊》1988 年第 3 辑。

“红学家！”，那时我总共才发表了三篇红学论文，仅两万五千字，连红学会会员都不是，所以我慌忙声明：“不敢当，不敢当！我不是红学家。在红学上，我只能算是加了个‘塞’的‘加’。”但是过了几天，一家有影响的报纸在头版发了一条消息，报道了这次活动，在与会的“首都红学家”中将我的名字列入。我看了啼笑皆非。因为我不仅确实不是红学家，而且到那时为止我从未想过要成为红学家。当时我的研究重点也不在此。我有三位中学或大学老同学都是货真价实的红学家，我还曾开玩笑地对他们说：“你们干吗非去挤那座独木桥？”这下好了，我也被挤到了桥头，而且没有了退路。让报纸一登就更麻烦了，想不当都不行了，别说对不起汪洋和记者的错爱，还有可能被人误以为是招摇撞骗呢。这红学文章我是非往下写不可了。

我就这样，迟识红楼，误堕红海。既已落水，便身不由己，惟有奋力朝彼岸游去而已。但由于种种原因，到1993年底，我发表的红学论文也仅十一篇，十万字而已，中心就是想探究一下《红楼梦》的艺术魅力之谜。后来，就以这十一块砖为基础，盖了这间聊以栖身的小屋。同时也为有志于从创作论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的道友、同好，提供一个歇脚、喝水的地方。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想借此机会对在我治红路上鼓勉、支持和督促过我的朋友们致以最诚挚深切的谢意。没有这些热情的手就不会有今天这些成果。我的多数论文下笔前都征求过老同学、红学家丁维忠或林冠夫的意见，他们认为有新意我才撰写。去年应冠夫之约写了一本《〈红楼梦〉与清代文字狱》，这才鼓起余勇，趁热打铁，写作此书。我的

【探秘集】

红学论文多数发表于《红楼梦学刊》，若无编辑们多年的扶持，很难设想我会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我尤其要感谢冯其庸先生。虽然四十年前我在江苏省无锡市一中求学时，就听一女中的文友们谈起过他们这位语文老师的学问和调京教大学之事，我自己来京也已三十多个春秋，但至今尚无缘拜谒先生。冯先生百忙中为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后学题写书名，使我深为感动。我还要感谢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同志们，是他们不辞辛劳和高效率的工作，才使拙作得以迅速问世。

周思源

1994年3月12日

于北京语言学院三间屋

目录

前言 / (1)

迟识红楼，误堕红海（自序） / (1)

绪论 说不尽的《红楼梦》 / (1)

无尽魅力来自于高浓度 / (12)

庞大主题群与独特的价值取向 / (36)

多种结构元素与新奇别致的以情串文结构方式 / (63)

被彻底颠覆的世俗观念 / (84)

具有超前意识的反“天理”的性观念 / (106)

悲剧艺术从此跃上高峰 / (136)

融不同创作方法为一体的奇特效应 / (160)